# 爱国是孙中山一生最鲜明的精神标识

## ——写在重大历史文献纪录片《孙中山》热播之际

首席评论

□潘玮倩

1879年夏，远洋英轮“格兰诺克”号从澳门启航——屏幕里，13岁的翠亨少年好奇地触摸巨大的铁梁，仰望高耸的烟囱；海水从熟悉的浑黄渐变深蓝，世界以前所未见的浩瀚，向他扑面而来。画外音随即念出孙中山《复翟理斯函》中的自述：“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，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。”诵读声与AI重构的金色海面交织，百年前那个少年眼中的震撼，就此可闻、可见、可感。

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，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、中山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重大历史文献纪录片《孙中山》，11月8日至13日每晚登陆CCTV-1综合频道、CCTV-9纪录频道及央视频。该片以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、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和天下为公、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为主题，以其革命生涯为主线，立意高远，气魄恢宏。史料实录与AI影像虚实相生，是其鲜明的表达方式。

重大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厚重，首先来自“实”。摄制组寻找到大量孙中山先生生前的信函、电文、发表文章，以及同时代亲历者与他的往来信件和回忆录。史料还与影像彼此映照：第一集里，AI重构的赤脚少年孙中山走到学堂门口，才把布鞋穿上；紧接着切入一段同时代的真实影像——孩子们衣衫褴褛，几乎都赤着双脚。他后来那句“中国的孩子应该有鞋穿”的感叹，由此直抵人心。

文献让历史有据可依，AI辅助的视觉重构则让历史有景可观。面对历史影像难以覆盖的岁月留白，主创团队以真实历史图像素材为基础，借助AI重现场景。孙中山与友人的“四大寇”合影，经由合理想象，舒展为四位青年在照相馆拍照的动人情节。技术不可替代史料，却以史料为根基，把纸页文字延展为令人共情的历史现场。

从岭南大地出发，这部作品也让地方记忆与近代中国风云彼此照亮。翠亨村的榕树与祠堂、港澳的街巷与码头、兴中会广州分会所在的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，不只是地理坐标，更共同构成近代中国历史在岭南大地上展开的生动图景，让观众在回望中生出深沉的自豪。

回到全片开篇：1924年5月孙中山《勉励国民》的讲话录音，言犹在耳——“诸君，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。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。”片中介绍，那是他唯一存世的讲话留声。爱国是孙中山一生最鲜明的精神标识。从翠亨村赤足少年的脚步，到檀香山“是会之设，专为振兴中华”的呐喊，再到这跨越百年的原声，纪录片《孙中山》以文献立骨、借光影传神，让百年风云有声有形，也让这份精神财富在今天的中华大地生生不息。

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

# 硕博9年没论文终拿“大结果”：给科研“从0到1”更多耐心

□孔德淇

硕博连读九载，没有一篇阶段性论文产出，华中农业大学博士李威一头扎进稻田，向着水稻耐热这道难题持续掘进，成功定位天然耐热基因QT12，相关成果以第一作者身份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《细胞》。这项研究破解高温胁迫下水稻产量与品质难以协同的难题，入选美国《科学》杂志“2025年度十大科学突破”。（11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论文是呈现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，却无法装下科研的全部价值。不同学科有着迥异的成长节律，农业种质挖掘尤其如此。作物生长循着四季时序，基因筛选、材料创制、表型鉴定，都要在反复种植、持续观测中等待信号。单一以发文数量、发表快慢评判科研高下，难免引导研究者涌向周期短、易产出的选题。长周期、高风险、短期内看不到明确回报的硬核难题，便容易少人问津。

在农业科研领域，这样漫长的等待并非孤例。中国科学院团队从野生玉米里追寻高蛋白基因，前后历经14年，才完成基因挖掘与品种改良的完整链条；何祖华院士团队深耕水稻抗病机制，历时二十载克隆广谱抗病新基因，其间无数次田间接种、材料筛选。这些探索共同印证，面向种质资源的原始创新，急不得，也催不得。

李威九年的坚守，很容易被解读为依靠个人定力的范本。但这份选择有特定条件，不易效仿。长久沉默的背后，是导师对科学方向的审慎研判，是课题组稳定的资源持续供给，更离不开培养与考核机制预留的容错边界。研究者不必持续为短期指标承压，才敢把数年时间押在一个高难度课题上。某种意义上，容错空间就是原创的生长空间，一套能托举研究者的制度生态，远比一句号召坐冷板凳的口号更为关键。

这项研究最动人的特质，在于其始终聚焦真实世界的风险。气候变暖持续冲击粮食稳产，高温会同时侵蚀水稻产量与食用品质，这是摆在种业面前紧迫的现实考题。它的验证场不在单纯的仿真模型里，而在风吹日晒的稻田之中。实验室推演再精巧，也替代不了一株水稻在热浪里的真实应答。种质科研的价值标尺，最终要对接生产一线的需求，目标指向能够落地应用的基因资源、抵御极端天气的优良品种，这正是“把论文写在大地上”的要义。面向真实痛点解题，研究才有沉甸甸的分量。

当下不少考核偏好快速反馈，期待投入之后迅速兑现成果。但颠覆性的原创突破，往往依靠连贯、沉静的积累。沉静不是停滞放空，而是拒绝为凑指标拆分课题、切割成果，把力量持续聚焦核心问题。慢是这类“从0到1”原始探索自带的节奏。这种节奏里，大量工作是重复、枯燥、充满不确定性的。播种、定植、控温、观测，很多年份的试验材料，到收获时可能一无所获。所有看不见结果的田间劳作，都在为最后一次关键发现积蓄条件。

九年往返田埂与实验室，换来一粒扛住热浪的种子。鼓励研究者甘坐冷板凳，不能只寄望于个体情怀。对长周期科研的包容与耐心，终究要依靠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守护。完善分类评价、落实代表作评价、健全长周期考核，分清探索性试错与不作为的边界，才能让更多愿意久久为功的沉潜者卸下包袱，持续收获关乎国计民生的硬核突破。

热点快评

# “亲子同休”让秋假更有获得感

□张西流

近期，多地中小学秋假陆续落地。孩子放假了，家长却要正常上班，“假期不同步”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现实困扰：一边是孩子盼着放假，一边是家长发了愁——谁来带娃、假怎么休，成了许多家庭的难题。为化解这一难题，浙江、湖南、江苏、四川、山东等多地人社、教育部门相继出台配套举措，通过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年休假，优先保障家中有学龄子女职工的休假需求等方式，打通“秋假+带薪年休假”的通道。（11月9日《工人日报》）

中小学设置春秋假，原本是错峰研学、亲近自然的好举措。然而，政策落地之初，便遭遇现实难题：孩子放假，家长依旧正常上班。不少双职工家庭既难以抽身陪伴孩子，又担忧孩子独自居家的安全问题，春秋假的美好设想打了折扣。在此背景下，今年秋冬之季，多地倡议用人单位优先保障学龄子女家长错峰调休，推动实现秋假“亲子同休”，补齐假期制度短板。这一倡议值得响应。

设立秋假的初衷，本就不只是给学生增加一段休息时间，而是希望孩子们走出课堂，在秋日里感知自然、开展社会实践。如果家长无法同步休假，秋假很容易演变为托管班、补习班的另一个上课周期。

推动“亲子同休”，核心在于打通秋假与带薪年休假之间的通道。多地人社、工会部门发出倡议，鼓励企业采用班组轮休、弹性上下班等灵活方式，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职工，可优先在秋假时段，申请调休或者使用年假。充足的家庭陪伴，能够舒缓劳动者身心，长远来看，也有利于激发员工活力，印证“休假也是生产力”的理念。

当然，倡导优先休假，不等于一刀切，政策设计需要兼顾不同行业的生产特点。各地在推进相关举措时，应当坚持因地制宜，区分岗位特点，采用轮休、调休等多元化方案。对于确实难以安排家长休假的家庭，配套的校内托管服务也不能缺位，提供安全可靠的看护选择，形成“亲子陪伴+公益托管”双轨保障，照顾不同家庭的差异化需求。

落实“亲子同休”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纸倡议，还需要多方面配套机制保驾护航。劳动监管部门要持续推动带薪休假制度落地，减少员工“想休不敢休”的顾虑，杜绝将申请陪假与绩效考核、岗位晋升不当绑定。工会组织也可搭建企业与职工沟通协商的渠道，引导企业建立人性化休假机制。唯有消除劳动者请假的后顾之忧，倡议才不会沦为一纸空文，才能让家长安心停下工作，陪伴孩子度过假期。

教育政策从来不是教育领域的独角戏，而是一项关乎民生的系统工程。秋假想要办出实效，不能只盯着学生作息调整，更要看见背后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现实困境。以“亲子同休”为方向，持续完善配套，兼顾企业经营、学生成长与职工权益，秋假才能跳出单纯放假的表层意义，真正成为增进亲子感情、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的假期。



微小说

# 与不遇干杯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“那个时候——”玉兰开口的第一句没有说完，白莲就笑了：“嘿嘿，以这个句子作开头的人，大多是中年以上啦！”

玉兰白了她一眼，语气里带点不满：“我只是感慨时光飞逝，你把年龄和句子连一块干嘛？”

“我也是在感慨呀！”白莲低声叹了口气，“年轻时，确实不可能这样说话呢！”

青春岁月里的她们，言语总是快乐，笑容总是灿烂，仿佛天空永远很高，阳光永远明媚，花儿永远灿烂，未来就在前方等着，无忧无虑地想着如何挥霍那些美好的时光。

然而现在，四个老朋友围坐在一起，讨论的却是秀枝和达明的离婚。

刘丽还是那副息事宁人的态度，和中学时一模一样：“都别争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”

白莲用手撑着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有点苦涩的笑意：“其实，早就该看出来了。他们的婚姻……根本不像样子。”

“像样子是什么样子？”玉兰淡淡地反问，语气不咸不淡，却直戳要害。

没有人接话。沉默在屋子里蔓延，窗外的树影斑驳，风拂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
阿桃喝了一口茶，眼睛望着窗外，突然轻声开口：“如果早知道……”

话没有说完，白莲已经接过话头，带着几分纵容的笑容：“没有早知道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这也是中年人常说的。”

“那还不如年轻时不遇。”玉兰喃喃道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却让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她们都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年轻时候的不遇，是一种遗憾，也是一种幸运；中年以后的不遇，却成了一种自嘲，一种解脱。

白莲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忽然笑了：“其实，我们这些人，不也一样在遍地荆棘的生活里找依靠？只不过，别人的肩膀靠得久了，会酸；靠得短了，又不够暖。到头来，还是得靠自己。”

屋子里再次安静下来。她们都知道这句话是真理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先承认。

刘丽站起身，像是要把这凝滞的空气打破：“来，吃点水果吧。争来争去，还是要过日子的。”

她们都笑了，笑声里带着隐隐的疲惫和释然。

窗外的天空慢慢暗了下来，夜色爬上她们的脸，像一层看不见的面纱。

时间过去了，生活依然在继续，不管是遇，还是不遇。

四人从年轻到中年，岁月的风霜在她们身上刻下了深浅不一的痕迹。年轻时的遇与不遇，更多是一种外在的幸运或遗憾，而中年时的遇与不遇，却更像一种人生的内省。

“如果早知道……”阿桃再次开口，似乎想打破沉默。然而，话音未落，白莲却抢过了话：“人生没有如果，所以没有早知道。”

玉兰低声笑了：“如果可以重来，谁又会选择不同的路呢？或许，也不过是另一个不遇的版本罢了。”她举起茶杯，轻轻碰了一下白莲的杯子，语气淡然却满是深意：“敬我们的不遇。”

白莲看着她，嘴角微扬，眼里有笑意也有泪意：“为我们的不遇干杯。”

刘丽轻描淡写云淡风轻：“遇，不遇，都干一杯吧。”

阿桃什么都没说，把手上的茶，一口饮尽。

这一刻，谁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模样，但她们都知道，不遇，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也是人生的全部。

人生的意义，或许就在于如何在时间的洪流中，学会与不遇握手言和。

窗外的夜色更深了，星光点点洒在天边，像是在为这些深藏心底的情绪，轻轻地点亮了一盏灯。

百草园

# 为什么杂文仍然不可或缺？

□李培禹

杂文，是文学百花园里不可或缺的一枝奇葩。文学存在了多久，它就存在了多久；文学将伴随着人类文明走向新的境地和辉煌，杂文也一定在其中占据着一隅，闪烁着它独有而冷艳的光泽。有生活就有文学，有文学就一定有冷峻、幽默、犀利甚至带刺的文体。这个文体把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体裁除外的有时效、有观点、有论据、有针对性，且接地气的文字统领起来，冠以“杂文”之名，真是再准确、高明不过了。

杂文的出现可谓历史悠久，南北朝时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就用专章论述“杂文”。他认为，有一种文体是“文章之支派，暇豫之末造也”，首次把诗、赋、赞、颂、箴、诔诸体之外的文字统称为“杂文之区”。韦昭的解释是：“暇，闲也；豫，乐也。”即杂文是闲适寄兴之作。古代文典中，堪称好杂文的文章比比皆是，《左传》《古文观止》里就有许多名篇让人读来兴致盎然、爱不掩卷。

我们这代人接触杂文，大多是从中学课本里读到鲁迅的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和毛泽东的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等有限的几篇，初步领略这种文体的魅力。与鲁迅同时代的杂文大家聂绀弩先生认为：“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、讽刺性，特别是有寓言性的便行了。”鲁迅称自己的杂文、别人称鲁迅的杂文，都有“匕首”“投枪”之说，就是有战斗性。鲁迅先生的原话是：“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。”

杂文定义无权威。连续多年担任《中国最佳杂文》年度选本主编的著名杂文家王乾荣，干脆把给作者的约稿信弄成了一篇杂文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跟作者乱发牢骚，略欠厚道，更有点反常。”笔者也接到了乾荣兄的约稿函，读来耳目一新，忍俊不禁，当即回他：“您这约稿信就是一篇杂文啊！”其他几位杂文家亦有同感，“逼”着他把这封约稿信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。可见，书信也可写成杂文，只是真能把信写出“杂文味儿”的属凤毛麟角，不信你试试！值得提一句的是，网络上流传很火的那篇《北京记趣：多余的一句话》（作者佚名），就是王主编慧眼识珠、璞中识玉，不按套路选佳篇而入选“最佳”的。“多余的一句话”随着众多微信公众号的选用广获流传，而至今不见原创作者站出来认领，也是杂文界的一段趣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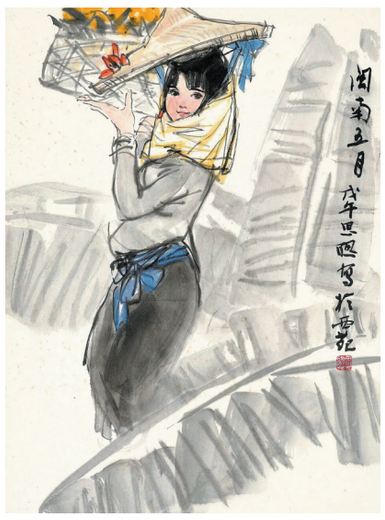
杂文定义无权威不是说杂文创作无规矩、无界定、无规律，大凡好的杂文还是有着共同的特性的。安立志先生把杂文样式归纳为“五性”，即思想性、批评性、文学性、精短性、时代性。陈鲁民先生提倡杂文须有“五味”：一是鲜味，二是苦味，三是杂味，四是辣味，五是趣味。他认为，“五味杂陈，巧加烹制，融会贯通，好杂文自会新鲜出炉”。大漫画家张仃先生在《漫画与杂文》里说：“夸张和变形是漫画、杂文的两件法宝，有了这两件法宝，漫画、杂文便‘一身是胆’，如果取消，就等于解除武装，像士兵丢掉了子弹和枪支，只剩下光杆一个‘人’一样。”今天杂文界人士大都知道两句很响亮的“名言”，一句是北京市杂文学会原会长、资深杂文家段柄仁讲的：“我们的杂文向太阳。”另一句是已故著名杂文家朱铁志说的：“杂文之火不灭！”

回到主题上来，为什么说杂文是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枝奇葩？为什么当今杂文仍然不可或缺？其实，上述杂文家对这种文体的理解、定位，已经大致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与著名作家、学者，也是杂文家的梁衡先生常谈起杂文写作的话题，他说：“杂文因鲁迅先生的身体力行，而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文体。高山仰止。”梁先生在自己杂文集的序中说：“我本没有写杂文的打算。我的主业是新闻，副业是散文。但因做记者接触社会，所见甚杂；后来在官场，阅人更多，遇事愈杂。看多了就不能不想，有想法就不能不说。于是随手有了些短篇文字，并就势发于报章，既不是新闻也不是散文，亦不是论文。如果是新闻，只能报道客观事实，不表主观之态；如果是散文，强调抒发个性化的情感，并要注意文章的华彩；如果是论文，则言辞宏大，纵横捭阖。但现在都不是，只是眼见杂物、杂事、杂象及杂色人等，而生的杂情、杂想。或慷慨而发，不吐不快；或抽丝剥茧，慢评细说，吐纳成文。既非新闻，亦不是散文，就算是杂文了。”

梁衡先生认为，杂文之称，实因其所写对象之杂，并因时借势，杂事杂说。“杂然赋流形”，并无一定之规。杂文只认一个字：理，因事说理。小说、散文家常有自己的固定题材，而杂文家却很少囿于一域。目之所见，即可入纸，天下之事，莫有不议。但是，再广再杂，终有一收，全收入思想的炉火之中，精心冶炼。射一束红光，照亮常人不注意的窄缝、暗角；挥一把利剑，挑开面纱、遮布。揽千杂于纸上，凝一思于笔端，洞若观火，振聋发聩，是为杂文。所以无论写杂文还是读杂文，其实都是在写思想，读思想。

“写思想，读思想”，何等精彩的论述！




闽南五月（中国画）

□周思聪

祝福广场
爱的表白 ·幸福宣言 ·生日祝福
锦洪广告：020-87566523、13622244208

结婚启事
陈文华先生与徐雅琦女士于2026年11月10日依法登记结婚，喜结连理。愿互敬互爱，执手共赴朝夕。特此登报，敬告亲友，亦作留念。